

銘林

卷三至卷五

集選

庫文閣内			
一五		三	漢
四函		九	
一	二	七	書
二架	二冊	三號	類

庫文閣内			
三六		三	漢
七函		九	
二	二	七	書
二架	二冊	三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973
冊數	22 ( 4 )	
函號	367	131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銘林卷之三

地理

水泉

附溫泉

孟津銘

洋洋河水赴宗于海經自中州龍圖所在黃函白神

赤符以信昔在周武集會孟津魚入王舟乃往克殷

大漢承緒懷附遐鄰邦事來濟各貢厥珍

古文苑

洛銘

前人

洛出熊耳東流會集夏禹導䟽經于洛邑玄龜赤字  
漢符是立帝都通路建國南鄉萬乘終濟造舟為梁

淺草文庫

三都五州貢篚萬方廣視遠聽審任賢良元首昭明  
庶類是康同上

汴河銘

唐皮日休

人夫垂後以德者當時逸而後時美垂後以功者當  
時勞而後時利若然者守道之主唯恐德不美後  
時逸於己民也夸力之主唯恐功不及當時勞於  
己民也故天下也不逸不足守不勞不可去致其  
利害生於賢愚之主自古然耶則隋之疏淇汴鑿  
大行在隋之民不勝其害也在唐之民不勝其利  
也今自九河外復有淇汴北通涿郡之漁商南運

江都之轉輸其為利也博哉不勞一夫之荷畚一  
卒之鑿險而先功巍巍得非天假暴隋成我大利  
哉尚恐國家有淇汴太行之役因獻纖誠是為汴

河銘

惟河瀰瀰循禹之軌厥有暴隋鑿通津泗晝泣疲民  
夜哭溺鬼似赭流川如松貫地龍舟未故江都已弒  
陳迹空存逝波不止在隋則害在唐則利嗚呼聖王  
守此而已皮子文藪

新劉河銘

并序

明陳瑚

弘治初割三邑壤建州治維時德寓天覆陰陽交

和生息涵煦百五十年物盛而衰蠹生其中百務  
度閣農政不理既丁變革網維縱弛狼貪鼠竊因  
緣盤踞民怨作讐國有大恐忽一日州人交相賀  
曰白公來矣白公來矣公至廉而不劌仁而有體  
櫛垢爬癢與民更始凡舊令之不如古者悉罷之  
首清徭賦歲省里甲金以萬計鈎致大慙殲之於  
市月朝十五懸法鄉遂申孝弟之教立保甲興社  
學風俗丕變頌聲大作公以為未足乃召諸生而  
誵之曰予奉職守土幸無獲戾于父老子弟雖然  
田賦增民生蹙辛苦墊隘無所控告其無乃有慙

德且聞之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于是  
顧君士璉披圖考志畫策進曰水利者農田之本  
劉河者三江之一劉河之議急且數十年然役大  
力艱不潰于成竊謂東有朱涇可以代之厥費什  
一厥便相埒公然其言卽以其任任之令甫下難  
者蚤起公不爲動乃鳩聚徒衆立表刻期授之以  
法罔有掛漏公單騎周巡賞罰其用命不用命者  
踰月而報績濬河五十里廣爲丈者五深一丈有  
五尺用民工三十六萬有奇謂之新劉河云此一  
役也蓋公之真實心誠信于國人又知人而善使

之故能調一州之夫建百世之利拯鄰邦之溺成全吳之安非偶然而已也嗚呼民命至重帝德好生雖時有升降俗有因革而吏能養人謂之勝任野多曠土是爲溺職亘古迄今未之或改當我先朝之盛也夏忠靖周文襄諸公絡繹道途問民疾苦疏滌三江百川歸壑及其衰也朝廷以水利爲間官有司以治農爲迂務災祲疊告膏澤不通烟火蕭條公私交涸興亡治亂之故縱曰天命要有人事焉俛仰今昔可爲啜泣者也予故州人也雖亡國越境糊口四方然父子兄弟猶然食土之毛

而嚮其利古人采薇茹芝尚知感恩而況于余是用作詩銘之永久不獨贊揚仁政亦俾後之爲牧者急所先務而毋替前人之功也其辭曰  
夏周旣徂水道湮塞潦則爲魚曠乃龜坼農愁于原婦歎于澤不謀同辭劉河是亟設官擾民財又誰出三年不成道旁築室賢哉我公獨有憂之政通人和與衆諏之諸生士璉抱圖來前劉河之北朱涇在焉東迎潮汐西醜湖川疏以代之其利百年惟斷乃成毋惑衆言乃相形勢乃定猷畫世業出資穡人出力觀聲雷動畚鍤雲集湯湯者流浸潤衍溢用民之勞

二十五日公心如水公才如龍昔漢本始亦有白公  
穿渠溉田人頌其功以今況古詎曰不同婁人苦飢  
公始飲之婁人苦寒公始被之既富方穀以禮涖之

確菴文稿

九成宮醴泉碑銘

唐魏徵

維貞觀六年孟夏之月皇帝避暑於九成之宮此  
則階之仁壽宮也冠山抗殿絕壑爲池跨水架楹  
分巖竦闕高閣周建長廊四起棟宇膠葛臺榭參  
差仰視則逴躐百尋下臨則崢嶸千仞珠壁交映  
金碧相輝照灼雲霞蔽虧日月觀其移山迴澗窮

泰極侈以人從欲良足深尤至於炎景流金無鬱  
蒸之氣微風徐動有淒清之涼信安體之佳所誠  
養神之勝地漢之甘泉不能尚也皇帝爰在弱冠  
經營四方逮乎立年撫臨億兆始以武功示海內  
終以文德懷遠人東越青邱南踰丹徼皆獻琛奉  
贄重譯來王西暨輪臺北拒元闕並地列州縣人  
充編戶氣淑年和邇安遠肅羣生成遂靈貺畢臻  
雖藉二儀之功終資一人之慮遺身利物櫛風沐  
雨百姓爲心憂勞成疾同堯肌之如腊甚禹足之  
胼胝針石屢加媵理猶滯爰居京室每弊炎暑群

下請建離宮庶可怡神養性聖上愛一夫之力惜  
十家之產深閉固拒未肯俯從以爲隋氏舊宮營  
於曩代棄之則可惜毀之則重勞事貴因循何必  
改作於是斲彫爲樸損之又損去其太甚葺其頽  
壞雜丹墀以砂礫間粉壁以塗泥玉砌接於土階  
茅茨續於瓊室仰觀壯麗可作鑒於既往俯察卑  
儉足垂訓於後昆此所謂至人無爲大聖不作彼  
竭其力我享其功者也然昔之池沼咸引谷澗宮  
城之內本乏水源求而無之在乎一物旣非人力  
所致聖心懷之不忘粵以四月甲申朔旬有六日

己亥上及中宮歷覽臺觀間步西城之陰躊躇高  
閣之下俯察厥土微覺有潤因而以杖導之有泉  
隨而湧出乃承以石檻引爲一渠其清若鏡味甘  
如醴南注丹霄之右東流度於雙闕貫穿青瑣縈  
帶紫房激揚清波滌蕩瑕穢可以導養正性可以  
激瑩心神鑒映羣形潤生萬物同湛恩之不竭將  
元澤之常流匪惟乾象之精蓋亦坤靈之寶謹按  
禮緯云王者刑殺當罪賞錫當功得禮之宜則醴  
泉出於於闕庭鶚冠子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  
及太寧中及萬靈則醴泉出瑞應圖曰王者純和

飲食不貢獻則醴泉出飲之令人壽東觀漢紀曰  
光武中元元年醴泉出於京師飲之者痼疾皆愈  
然則神物之來實扶明聖既可蠲茲沈痼又將延  
彼遐齡是以百辟卿士相趨動色我后固懷撫挹  
推而弗有雖休勿休不徒聞於往昔以祥爲懼實  
取驗於當今斯乃上帝元符天子令德豈臣之末  
學所能丕顯但職在記言屬茲書事不可使國之  
盛美有遺典策敢陳實錄爰勒斯銘其詞曰  
惟皇撫運奄壹寰宇千載應期萬物斯覩功高大舜  
勤深伯禹絕後光前登三邁五握機蹈矩乃聖乃神

武克禍亂文懷遠人書契未紀開闢不臣冠冕並襲  
琛贄咸陳大道無名上德不德元功潛運幾深莫測  
鑿井而飲耕田而食靡謝天功安知帝力上天之載  
無臭無聲萬類資始品物流形隨感變質應德效靈  
介焉如響赫赫明明雜運景福歲穰繁祉雲民龍官  
龜圖鳳紀日含五色鳥呈三趾頌不輟工筆無停史  
上善降祥上智期悅流謙潤下潺湲皎潔蒞旨醴甘  
冰凝鏡澈用之日新挹之無竭道隨時泰慶與泉流  
我后夕惕雖休勿休居崇茅宇樂不般遊黃屋非貴  
天下爲憂人玩其華我取其實還淳反本代文以質



居高思墜持滿戒溢念茲在茲永保貞吉 全唐文

異泉銘并序 唐元結

天寶十三年春至夏甚旱秋至冬積雨西塞西南  
二有迴山山顛是秋崩折有穴出泉泉垂流三四百  
仞浮江中可望於戲陰陽旱雨時異以至柔破至  
堅事異以至下處至高理異故命斯泉曰異泉銘  
於泉上其意豈獨旌異而已乎銘曰  
何故作銘銘於異泉為其當不可闕拆石出焉何用  
作銘銘於異泉為其當不可下窮高流焉君子之德  
顯與晦殊為此銘者忘道也歟 元次山集

寒泉銘并序

前人

湘江西峰直平陽江口有寒泉出於石穴峰上有  
老木壽藤垂陰泉上近泉堪砥維大舟惜其蒙蔽  
不可得見踟躕行修其水木泉無名稱也為其當  
暑大寒故命曰寒泉銘曰  
於戲寒泉瀛瀛江渚堪救渴暍人不之知時當大暑  
江流若湯寒泉一掬能清心腸誰謂仁惠不在茲水  
舟楫尚存為利未已 同上

貪泉銘

唐陳元伯

石門海口厥土惟南爰有寒泉注涯之潭洵溢得窟

既潔且甘古來其傳飲之則貪或曰不然人心自欲  
銅山恒有意亦未足矧來茲土舶車相屬利汨其心  
貨盲其目在昔賢守惟孟與吳雖飲此泉捐金還珠  
由是言之自有貪夫匪以泉故其心則渝嘗讀舊史  
錢神銅臭漢晉昏濁多門取授上下相蒙靡恤靡救  
由物而已豈泉之構皇唐啓聖開元御歷黜陟幽明  
官人慎擇道風淳儉吏業清白於戲爾泉其名可易  
器滿必覆撲滿不完不貪爲寶子罕詞殫潤屋潤身  
禍福之端勒銘貪泉作誡庶官

全唐文

庶子泉銘

唐李陽冰

賢哉宮相牧此滁上政成務簡心閒跡放探幽近郭  
選竒疊嶂疏石導泉飛流瀉漲蓄泄潭洞欽空演漾  
澄注縣瀑千名萬狀能諧吏隱脗合意匠退食自公  
爾和予唱遺檢捨局體逸神王勒銘層岬來者斯尚  
同上

龍山泉銘

唐徐鉉

建康城北有雞籠山焉傍帶潮溝却臨後湖宋元  
嘉中改爲龍山湖曰元武紀瑞也雷次宗之儒學  
蕭子良之西邸遺蹤可識爽氣長留東麓有泉至  
清而甘水旱不增減道人令隱乃構精廬於其陽

酷愛此泉以爲靈液因思前作皆有銘贊而此獨  
闕常欲補之無何夕次松下恍惚若夢見一人元  
巾素衣謂隱曰此泉已有銘矣因徵其文卽高吟  
四句吟罷不復見觀其詞意無以加也予聞而異  
之因篆於石其詞曰

原發石中派分塵外如醴之味與時而在

同上

六一泉銘

并序

宋

蘓軾

歐陽文忠公將老自謂六一居士予昔通守錢塘  
見公於汝陰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長於  
詩吾昔爲山中樂三章以贈之子間於民事求人

於湖山間而不可得則往從勤乎予到官三日訪  
勤於孤山之下抵掌而論人物曰公天人也人見  
其暫寓人間而不知其乘雲馭風歷五嶽而跨滄  
海也此邦之人以公不一來爲恨公麾斥八極何  
所不至雖江山之勝莫適為主而奇麗秀絕之氣  
常爲能文者用故吾以謂西湖蓋公几案間一物  
耳勤語雖幻怪而理有實然者明年公薨予哭於  
勤舍又十八年予爲錢塘守則勤亦化去久矣訪  
其舊居則弟子二仲在焉畫公與勤之像事之如  
生舍下舊無泉予未至數月泉出講堂之後孤山

之趾汪然溢流甚白而甘卽其地鑿巖架石爲室  
二仲謂余師聞公來出泉以相勞苦公可無言乎  
乃取勤舊語推本其意名之曰六一泉且銘之曰  
泉之出也去公數千里後公之沒十有八年而名之  
曰六一不幾於誕乎曰君子之澤豈獨五世而已蓋  
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嘗試與子登孤山而望吳越  
歌山中之樂而飲此水則公之遺風餘烈亦或見於  
斯泉也

東坡全集

參寥泉銘

并序

前人

余謫居黃參寥子不遠數千里從余於東城留期

年嘗與同遊武昌之西山夢相與賦詩有寒食清  
明石泉槐火之句語甚美而不知其所謂其後七  
年余出守錢塘參寥子在焉明年卜智果精舍居  
之又明年新居成而余以寒食去郡實來告行舍  
下舊有泉出石間是月又鑿石得泉加冽參寥子  
擷新茶鑽火煮泉而淪之笑曰是見于夢九年衛  
公之為靈也久矣坐人皆悵然太息有知命無求  
之意乃名之參寥泉爲之銘曰

在天雨露在地江湖皆我四大滋相所濡偉哉參寥  
彈指八極退守斯泉一謙四益余晚聞道夢幻是真

身卽是夢夢卽是真石泉槐火九年而信夫求何伸  
寶弊汝神同上

靈龜泉銘

宋黃庭堅

發皖口而西四十里泉淙淙行山徑亂石間謂其  
來甚遠乃不能三里裂石而發源坎甃清徹魚鰕  
輩遊見其中頂有大石如龜引氣出源上酌泉飲  
之愛其甘問泉上之人曰是不知水旱下而爲曰  
其漑種五百斛於是原德媿形命曰靈龜泉而銘  
之云泉  
雲淙淙兮山木造天亂石却走兮扶屋椽有龜闖首

兮足尾伏匿閱遊者兮不知年鐘一德兮養靈根漱  
石齒兮吐寒泉中深可以濯纓下流可以濯足挹  
兮未病多瓶罌不休其汝覆雖不能火而兆兮吉凶  
不欺唯汝卜山谷文集

明月泉銘

前人

明月堂列甘井材旨酒利用銘於谷簾實季孟賞音  
誰徐望聖同上

明月泉銘

前人

谷簾造次不窮源棲賢招隱  
守居井甃冽寒  
泉明月廼用堂名傳山谷別集

玉泉銘

前人

玉泉坎坎來自重險發源無漸龍窟琬琰我行來中  
酌蛙頷迨嘗百泉無與比甘山僧拙戇煮瓶羹糝  
我以淪茗泉味不揜行爲自蛇止爲萬鑑失其明德  
以勒蒼岩

山谷文集

梅子真泉銘

陸游

距會稽城東北七里有山曰梅山山之麓有泉曰  
子真泉遊者或疑焉智者及道人求笠澤漁父爲  
之銘銘曰

梅公之去漢猶鴟夷子之去越也變姓名棄妻子舟

車所通何所不閱彼吳市門人偶傳之而作史者因  
著其說儻信吳市而疑斯山不幾乎執一而廢百梅  
公之去如懷安於一方則是以頸血丹莽之斧鉞也  
山麓之泉甘寒澄徹珠琲玉雪與子徘徊酌泉飲之  
亦足以盡公之高而歎吳決也

渭南文集

廣州天慶觀衆妙堂東坡井泉銘

方右史取  
定林寺鍊

井欄  
護之

李昉英

老經云坡記成名非古堂遂輕兩翁像久晦冥偉方  
公舊貫仍取彼欄護此泓新作蓋環以銘遺千年飲  
清冷續坡誰李昉英

文溪集

景陸堂宣公泉銘

并序

趙孟堅

甘棠勿翦峴石興思慨念先猷其來尚矣若夫旌  
遺芳於既往開微緒於將來撫物興懷卽躬詔訓  
風以動之厥有深旨欽士思泉互黃君之所甚崇  
也君雙井太史公之諸孫域其名蓋之其字也質  
凝堅璧操肅稜霜事上無諂戢下有威其諸古之  
遺直夫尉是禾興考圖繹志曰嘻其敬哉維治之  
宅唐相宣公之遺基也坎甃之泉亦吾宣公斲也  
彼美人兮窅弗可覲幸徵其迹也凡見其迹如見  
其人宜景其行也表而彰之吾惟汲汲何其聞之

寂寂也于是卽其基肇空曰景陸堂巖石楯泉曰  
宣公泉豈徒多輪奐濯滄浪而已哉端居是堂夷  
夷于于榮辱俱忘寵內相遷忠州始終一節乎漱  
芳斯泉湛湛冷冷甘辛無作毀竇參救陽城思讎言  
兩泯乎其然無愧然矣居心固合于是表而彰  
之景仰皆吾心乎忠藹皆伊人乎一物之微善人  
心之樞紐乎小子孟堅庸嘉乃心敬遊以銘僭其  
美辭乃銘曰

洵夫宣公侶侶忠兮延延英聲千萬齡兮匪如伊人  
孰體諸心履諸身兮維涪諸孫如玉温兮冥冥心孚

若合符兮乃肇乃龍高風崇兮其夷其冷于以鑒中  
扁兮敢告後來毋使此風頽兮適吾之願兮公千萬  
齡如親見兮 彝齋文編

東庵泉銘

釋空

脩竹盈門寒泉迸石此老何爲居之終日泉知說法  
竹亦能禪洞山五位臨濟三玄 東山外集

王泓銘

釋居簡

碧雲菴在洪崖西雲峯東近唐處士陳陶故廬址  
多石堅而難攻嘉定十一年季秋九日四明僧如  
潔落菴之成得泉於堅址中翰林直院留公元剛

適來自匡廬名之曰 泓方不逮尋深半之旱澇  
無盈縮甘可飲淨可鏡於茶爲尤宜莫原其自或  
曰人與泉感聞者輒笑噫是誠可笑也卓錫而得  
泉久矣爲誕拜井而水湧久矣爲信信與誕相尋  
於無窮而莫之或辨豈忘言者所以不言有待於  
知言者耶銘曰

堅方方碧漪漪雲生隅月剪規鑿而得之或稽或疑  
然則是泉也固在茲固不在茲 北磻文集

玉兔泉銘 并序

明 劉基

自古有以勢軋天下藉人口使和己者鮮不由細



微以及大此姦人之素能也故高之馬莽之祥瑞  
惟其言而莫之違然後大詐行而大欲得矣秦檜  
之事宋高宗也以岳將軍之武之忠且排搆之殺  
其身以及其子反以為功而宋之君臣莫不從其  
指則亦何求而不得哉玉兔之泉以清美為建業  
城中第一豈昔顯而今埋者檜實知之耶或有善  
察土脉工穿井之術者密以語檜而神之以白兔  
耶則皆不可知也夫檜之罔民設詐豈下於高莽  
哉白兔之是非無關天下之大事是故賢人君子  
忽之而莫與較於是乎鄙夫諂子遂探其意而夸

之以為佞是蓋不足辯也金華張孟兼憫泉之芳  
潔為姦人所污而銘以雪其寃愛物之良心也予  
亦悲之為之作後玉兔泉銘銘曰

嗚呼泉乎夫何辜為檜所污世無吳隱之孰昭其誣  
嗚呼泉乎尼父大聖猶言其主瘠環與癰疽白兔之  
傳夫何傷於爾歟檜死為蛆泉潔自如我作銘詩衆  
惑斯祛嗚呼泉乎終古弗渝

蟠龍山義泉銘 并序

鄭楷

今上皇帝即位之初賢王殿下朝于京師還至蟠  
龍山親從渴甚求水弗得有學佛者善來指曰泉

在道左近嘗掘而得之其源甚遠若得聞之于上  
規以爲井則民永有攸賴矣王聞而躡之未幾亟  
命昭信校尉百戶臣彭勇督工濬治深及三尋斷  
石甃護築亭其上不踰月而功告成由是往來者  
無道渴之患一日王閱書經惟召教授臣顧祿臣  
鄭楷臣曾用臧臣黎讓賜坐而問曰蟠龍之泉旣  
濬而亭之矣其可無名乎昔之泉有以孝名者有  
以廉名者有以官爵隱號名者皆隨其心之所寓  
而命也吾命欲教民知義名之曰義泉可乎咸起  
而謝曰大哉王言美矣至矣王乃顧謂臣楷曰汝

義門子可書其額于泉上并序而銘之臣楷奉教  
而退竊惟王者以義制事動必合宜德之盛也今  
王汲汲以休養生息爲念保惠教育惟恐一夫不  
獲其所故雖一勺之泉亦必規而井之則王拯民  
之心其視禹稷蓋異世而同符也凡民之登斯亭  
酌斯泉者尚思飲王之德遵王之義而保之于無  
窮哉謹拜手稽首而造銘銘曰

錦官之東蟠龍之下有泉涓涓如噴如瀉惟茲哲王  
濬發其祥慶流沄沄其源孔長不朏不盈載清載潔  
炎暑鏤金寒如冰雪迺甃以石迺覆以亭行旅往來

酌其清冷煩歆既蠲心目俱爽跋履山川奮力勇往  
何以致茲由王之仁民吾同胞壹推以恩矜此山泉  
蒙養有茲以義錫名王時嘉美矧夫蒸民居王所封  
飲茲德澤尚新厥功輸勤効忠由禮遵義夙夜乾乾  
欽于世世義門奕葉文

七泉銘 并序

元結

道州東郭有泉七穴或吐於淵竇或繁於嵌臼皆  
澄流清漪旋汨相奏又有藁石鼓缺爲之島嶼殊  
怪相異不可名狀此邦豈世無好事者邪而令自  
古荒之乃修其水木爲休暇之處每至泉上便思

老焉於戲凡人心若清惠而必忠孝守方直終不  
惑也故命五泉其一曰惠泉次曰德泉次曰淳泉  
次曰清泉次曰澗泉次曰澗泉次曰澗泉次曰澗泉  
發者矣留一泉命曰漫泉蓋欲自旌漫浪不厭歡  
醉者也一泉出山東故命之曰東泉引來垂流更  
復殊異各刻銘以記之

惠泉

於戲惠泉清不可濁惠及於物何時竭涸將引官吏  
盥而飲之清惠不已泉乎吾規

清泉

古之君子方以全道吾命汙泉方以終老欲令圓者  
飲吾汙泉知圓非君子能學方惡圓

直泉

曲而為王直蒙戮辱寧戮不王直而不曲我頌斯曲  
以命直泉將戒來世無忘直焉

忠泉

不為人臣老死山谷臣於人者不就污辱我命忠泉  
勸人事君來救泉流願為忠臣

孝泉

云云孝泉流清源深堪勸人子奉親之心時世相薄

而日忘聖教欲將斯泉裨助純孝

漫泉

誰愛漫泉自成小湖能浮酒觴不沒石魚漫也叟稱  
名泉何為旌叟於此漫歡漫醉

東泉

泉在山東以東為名愛其懸流溶溶在庭作銘者何  
吾意未盡將告來世無忘畝引

溫湯銘

北周 王褒

挺此溫谷驪丘之陰白礬上徹丹砂下沉華清駐老  
飛流瑩心谷神不死川德愈深

古詩類苑

湯泉銘

唐 李敬方

唐大中五年敬方患風疾至湯池浸浴六年十一月又入浴因感白龍見風疾遂瘥乃造白龍堂并勒銘於石銘曰  
黟山南垠湯泉沸騰伏陽韜燄陰火潛蒸盛夏不增窮冬不冰其誰主張唯龍是膺刺郡二年病不能興發汗五日信而有徵乃作龍堂於湯西陵乃刻龍像為神依憑非衆非公非巫非僧王徯步將陳顛歎丞迭掌吾事各勤爾能來盡瞻依去懷憂兢苟肆慢心貽神怨憎盲憤瘡斃災亦相仍壬申既夏一陰始升

銘石室壁庶無騫崩

全唐文

銘林卷之三

銘林卷之四

地理

湖波堤塘堰

杯湖銘

并序

唐元結

杯湖東抵杯樽西侵退谷北匯樊水南涯即亭有  
菱有荷有菰有蒲方一二里能浮水與漫叟自杯  
亭遊退谷必泛此湖以湖在杯樽之下遂命曰杯  
湖銘曰

誰遊江海能厭其大誰泛杯湖能厭其小故曰人不  
厭者君子之道於戲君子人不厭之死雖千歲其行

可師可厭之類不獨為害死雖萬死獨堪污穢或問  
作銘意盡此歟吾欲為人厭者勿泛杯湖九次山集

練湖碑銘

唐呂延禎

不作利物不仁不翦害物不義不仁不義不足為  
人先王投凶於四裔盡力於溝洫蓋亦除害興利  
以厚生民也延禎常思致力於人致身於君會國  
家之使命為丹陽令因舊碑預闡練湖之事噫世  
所嫉害大利小者其以湖為田之謂歟使今之人  
不獲其利而罹其害旱益枯槁澇滋昏墊徒永歎  
其災而莫測其亂也田無十室之用湖富四縣之

利智者有以從長愚者不可慮始利豈可廢害豈  
可留且湖之興廢有似隨國之興廢興於前唐之  
初廢於前唐之末今我唐開國斯湖豈得廢也兵  
事以闡克諧天心大賚梓材以充門鍵傳命遐通  
豈罔有不悅待事黔庶率皆相慶於是築塞環岸疏  
鑿斗門氏若子來役俟農隙人不勞而物成財不  
匱而用畢大澤既陂大水既瀦物得其利民除其  
災波瀾瀟瀟臭龍以依菰蒲萋萋邑人所資步之  
終日不得其極望之若海莫知其涯雷雨時行源  
流歸壑播人之功不響而獲乃植柳以助其防并

工以培其闢歲旱靡俟寧河源不患竭丹陽耆舊  
臆言曰昔之復復其侵今之復復其廢是韋公之  
平其初而公以成其終也事雖殊時功其一揆而  
今而後民其有望廢幾免於患矣愚雖不敢聊以  
為銘

海大兮波濤涵人湖深兮潤澤生民廢興我恐有數  
利害孰云奪倫風動菰蒲縈縈浪搖龜魚鱗鱗遠哉  
韋公兮予將復新赫赫然帝命兮永敷萬春

鴻池陂銘

漢李尤

鴻澤之陂聖王所規開水東注出自城池

漢魏六朝  
百家集

洪池陂銘

晉張載

開源東注出自城池魚鼈熾殖水鳥盈涯菱藕狎猶  
秔稻連畦漸臺中起列館參差惟水泱泱厥大難訾  
古詩類苑

江州南湖堤銘

并序

唐李翱

長慶二年十二月江州刺史李君濬之截南陂築  
堤三千五百尺高若干尺廣若干尺以通四鄉之  
路畜水為湖人得其贏正月既畢事舒州刺史李  
翱歌以記之辭曰  
天地作物功或不周賢人相之知與神侔濟濟南陂



冬乾夏漑九江漲潮潛潛逆流東南百氏城市所繇  
水積既深大波共飄亦有舟航覆溺之憂擔擁疊路  
車輟其舟童嬰滂墮老婦號愆歷古逮茲執為氓籌  
濟之之來養民如身乃築長堤距江之瀕厚其錢備  
以飽饑人南北東西百里闔繚莫不用力千鎰響振  
虺謹相勵不督而勤堤既成止固聯突起堅若石城  
埠為瀦水蒲莞芡芡鴻鵠鱧鯉唯其所取或食或祀  
長堤坦坦植之楊槐架豁飛圮以便去來除險作利  
非賢不能歌示江人或悅汝懷

李文公集

蘇州新開常熟塘碑銘

唐 劉允文

吳之藪曰具區郡之大惟蘇州商為貨居農實邦  
本錫貢多品厥曰上中土宜在民地利乎水常熟  
塘按圖經云南北之路自城而遙百有餘里旁引  
湖水下通江潮支遠脈分迤委遐輸左右惟強家  
大族疇接壤制動涉千頃年登萬箱豈伊沿沂之  
功實由灌溉之利故縣取常熟歲無青烏泊貞元  
以來時屬大旱繇是填淤薦為塗泥而淪胥怨咨  
殖物痛矣郡守隲西李素居中字人原始觀弊則  
曰在奔導之遂聞於本道庶使吏部尚書韓公公  
秉文惟謹施德惠人發令為通觀風悅隨人無間

言我得後政攝令吳縣主簿李仲芳稟其成規請  
事疏鑿於是參井邑之役則經費其力而長洲當  
三之一為縣宰李贖後善供命乃計功量日候隙  
庀徒為利涉之宜蔽反壞之害詢蓄洩之勢增遠  
近之防人不告勞事為永逸先朝而望表繩直不  
日而終朝子來塘開地中工畢泉出山澤作氣江  
湖發源積為長流實自新濶舟楫鱗集農商景從  
春秋有施水旱斯備嗟呼塘之堙鬱也久矣何壅  
之無慮而啓之有時非體仁宏多應用高朝曷以  
越前所未暇速今而行其志哉則史之決渠書之

滌源以流其惡潤彼稻田况山川襟帶之廣林鹽  
沃澆之資規同九州殷列七縣其投封底績固良  
二千石之能惟李敏於直方精在損益為信安未  
半歲而吳郡餘一年為政稍風行惠與時至文學  
備令清慎寡欲通貨豐財五行因之順下致理之  
實不其偉歟去歲朱方構患而郡邑連陷公歐白  
徒以捍狂寇挺拔凶黨修復城池皇帝聞而嘉之  
俾金章與紫綬給誥垂美必將大開王度紹休朝  
廷豈惟與民分憂是塘之為政也彼人士以允文  
在公之宇備詳其事請刻於石庶詞之可後銘曰

瞻彼塘矣昔之所開物利乘舟土膏其澤歲有俚塞  
時罔疏滌誰為澄流爰為廣瀉降是良牧猗歟隴西  
揆日爰鑿徑旬洞開湖水南迤江源北來旁分溝洫  
潛畜風雷政可施利役無勞止力均二邑切逾百里  
舟楫攸往田疇所視義實通方智俾經始濬自高岸  
豈云隨山人歡在路莫樂於泉伊此化遠矧夫事宜  
立石川上維無窮焉

全唐文

阜潤堰銘

並序

明

黃輝

阜潤堰堰冷水河也所溉田至萬餘畝河出青石  
關吞小壩而北水饒可堰堰議蓋與河俱矣或曰

河水急下則渙散無所用即強之傳崑崙石又剛  
頑不受工奈何河如能言必曰沃澤工者盡吾族  
也遠則若漾水若黑龍江近則若紅花河吾即不  
漾不黑龍江乎哉于紅花何負而獨不吾以也吾  
慙之夫數族之為沃也豈其固然而無所須人散  
別聚之峻則夷之迅則折之早則舉之智割愚因  
慮無不委蛇以從者故石頑水智維智化頑雖有  
至剛不礙柔行而吾獨不得頑是且夫猶之水也  
而擅吾冷稱以濟夏畦水火相得壤力自倍世孰  
有知予而用之也者嗜石如能言心曰世所利于

吾而販之者雖細不愛而曰獨梗于河渠也蓋聖  
者于水火乎夫火吾不厭如金受煉水吾不拒如  
水受鑄其矣剛與頑之有若是者民能為河與石  
言之而無能使吏之不詞于斯也以止蓋至登州  
李公來守漢中而後民之言若河與石之所自為  
言也試諸大石黑石而堅崑崙咸受命遂事于民  
所欲堰已而曰恨早所灌少再升之水益尊田益  
高閘于甕灘以分河河行于鑿沁崖引之穿谷入  
渠五里下于田田以次受灌筑建于貫溝較縮于  
三溪尾閘于賴家口入于河濟水者里二十埽之

者里十有五閘若堤皆植以椿梵以石夫以畝科  
凡千八百指穀食于廩七百石而縮若木若鐵若  
匠直若委官餼皆給于公民自劾者木千株始于  
萬曆廿五年秋九月至廿八年潤四月二十五日  
堰成字之曰阜潤工凡二萬八千有奇力取諸隙  
功取諸漸者率僚屬行水旁以酒食錢幣公私為  
一故紓而不勞終始不鞭一人是歲大熟登拜將  
臺而望之並河懸懸與涿黑龍紅花所灌等父老  
拊舞前為壽曰幸甚予公之以天利利我也之河  
也蕭曹余卒溺于營度忽乎千八百年以至于今

日所閱賢智循良若而人曷其無一人瑕而不少  
顧也天共以開我公哉我細人則何以報公吳日  
昔公共鄭侯平陽乎以大利利四海必自新渠始  
公笑譏曰史起偶然得漳河耳何必賢于西門豹  
哉且斯役也氏之欲也上下之力也於吾何有于  
是撫臣按臣以堰績聞事下大司空紀錄于司功  
氏其冬公再入計考在吳等史輝氏曰吾于李公  
同年兄弟也丁酉過于棧語及堰故予舉壽祝曰  
勉之哉其利萬世吾能為凡書今果然乃以漢父  
老意為之銘公名有實字涵虛登州黃縣人以地

官郎中守漢中銘曰

漫漫冷河疇未于山如上水雲以雨郊暝其雨維何  
靡霽靡愆如龍驤首所颯盡擢瓜攫鱗張萬頃蛟  
壟隙境會受潤獨先如燕用毛孝奮首霑勢轉科盈  
忽注于平如驥仰良惟人折旋上膏煜如滲以清寒  
如鴟得飲不察而甘舄鹵榛蕪此為沃原如得柴方  
農疇夕瘞孰實為之李父在焉當其慮初或謂大難  
公曰試哉于彼危礪石聳而立首受鑠鑽如烈丈夫  
軀以切損河躍而分自為別源如大智人更姓孰使  
余曰可渠公曰徐旃毋善而農農餘乃前畚投于壑

校食于官時適儉飢民賴以饘壺柴邪許手口並躓  
三秋一春累功斯全爰洗新渠以受決川如聘姝子  
清道而延既燿既被稱潔以煇吐氣為膏出言為衆  
凡所經緯滲漉醲鮮粒我杭林三倍粟捐我箱我釜  
油油田田誰謂河冷風薰日暄肯蓄不施豈河之慳  
有而不庸古何闕然昔賢有知必喜以漸漸于我公  
喜濟民嬉翼翼李父身為豐年如太和氣東西北南  
其被滌者如海之涓公陟有時冷河無遷我祀李父  
莫如堰專勒銘于朝萬禩無護

明文奇賞

池

芳林園天淵池銘

梁江總

歲次執除月緒大呂爰命梓匠廣脩畚鍤標置舊  
址開浚昔基東西彌望雲霧之所澄蕩南北紆紫  
虹霓之所引曜曉川漾壁似日御之在河宿夜浪  
浮金疑月輪之馳水府前跋萬雉列樹參差却拒  
三襲危巒聳峭環鳥異禽自學歌舞神木靈卉不  
知搖落但叔皮覽海序螭蛟之汎濫寺甫臨舟美  
檉松之翳葦尚復著在吟咏緘彼緹湘况我君門  
盛事未記謬頌待詔謹製銘云

石溝溜齋蘭渚潮平九華閣道百丈層盈液搖駸色

殿寫波明

古文世編

羅翰林墨池銘

明 祝允明

天作高山下有沆泉昔公臨之潔白以玄今我尋之  
清滲涓涓天地有文華于山川觀而化成菁藻以直  
茲流弗匱公聲亦延祀彼注茲邦髦勉旃天命斯文  
孰後孰前何必餘翰淋瀝遠瀋泆忍而後信其斐然  
者邪 懷星堂集

達池銘

明 顧璘

有源乃來乃盈乃流君子學道胡不是求

顧東槁息園存稿

養魚池上銘

明 吳伯與

行矣不止青萍末光聞然用梅蕤茲瓊璜嘯之沫之  
等極觀於望洋  
獨溟洋馮碧玉靜有餘動不足物物皆至游吾將罔  
濠梁於一曲 素安齋集

溪谷

浯溪銘

有序

唐 元結

浯溪在湘水之南北匯於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  
溪世無名稱者也為自愛之故命曰浯溪銘於溪  
口銘曰

湘水一曲洞洞傍山山開石門溪流潺潺山開如何

嶢嶢雙石臨洞斷岸夾溪絕壁水實殊怪石又尤異  
吾欲求退將先茲地溪古地荒蕪沒已久余曰涪溪  
旌吾獨有人誰遊之銘在溪口 九次山集

滾溪銘

有序

前人

乾元戊戌浪生元佑始浪家滾溪之濱滾溪蓋溢  
水分稱滾水夏滾江海則百里為滾湖二十里為  
滾溪滾溪浪士愛之銘之其濱於戲古人喜尚君  
子不見君子見如似者亦稱頌之滾溪可謂讓矣  
讓君子之道也稱頌如此可遺滾溪若天下有如  
似讓者吾豈先滾溪而稱頌者乎銘曰

滾溪之澗誰取盥焉滾溪之漪誰取飲之盥實可矣  
飲豈難矣得不慚其心不如此水浪士作銘將我何  
人欲不讓者慚遊滾濱 同上

後涪溪銘

唐王邕

歸然崕臺枕於祈陽迴然楚方臨於瀟湘孤標一峯  
不止百尺崕岷巨峻 關一 深堦礪英才別業雅有儒  
風河南元公高卧其中位為獨坐人不知貴興慙茲  
地心閑勝事松花對偃薜葉交垂鑿巖作迳因泉漲  
池乃構竹亭乃葺茅宇羣書當戶畫藥映圃嘉賓駐  
舟愛子能文弄琴對雲酒熟蘭薰何必磻溪方可學



釣何必衡嶠方可長嘯戎牧此郡契於幽守刻銘山  
岑敢告煙林 全唐文

惡溪銘

李陽水

天作巨壑險于東南岌丘咽呀蒼山黑潭殷雲填填  
怒虎剋剋一道白日四時青嵐鳥不敢飛猿不得下  
舟入聳棹子未馬知雄守雌為天下殽老子烜赫  
如此人將畏之水德至柔狎侮而死畏而亦死寧敢  
放彼 文苑英華

磻溪銘

并序

唐

梁肅

陰陽和而萬物生聖賢合而天下平和者時也合

者運也在昔堯舜合禹抑洪水而天下平者四百  
年湯合伊尹葦桀驚而天下平者六百年文武合  
大公一戎衣而天下平者八百年與夫風雨寒暑  
五行四時佐天生物一也天之數不可以不變時  
則有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之災君之運不可以不  
極時則有作威殺戮毒痛四海之變變則通時則  
有四載之庸極則反時則有放伐之功於戲惟尚  
父鐘其運而過其主躡其機而作其合者歟于後  
生伯陽不顯仲尼旅人其不合者歟故曰君子得其  
時則大行不得其時則龍蟠也嘉尚父之動靜不

失其時作璠溪銘曰

至人無心與道出處處則土木出則雷雨惟殷道絕  
粵有尚父爰宅于幽盤桓草莽天地開闢陰陽運行  
明極而昏昏極而明過主水濱漢秦八紘收野桓桓  
一麾而平惟彼日月得天而光惟彼聖賢得時而彰  
獨夫昏迷我乃豹藏文武作周我乃鷹揚故曰大道  
無體大人無方運用變通至虛而常作銘璠溪今古  
范志 唐文粹

璠溪銘

吳萊

有潤新溪惟石之璠誰歟渙者伯夷之孫自彼東海

曰祖周原我志非與我人之完天錫有周君臣相懼  
爰底于牧爰取厥殘我咨我謀皇旅嗶嗶既定周鼎  
却開齊藩方韜汝光如龍之蜿我獵我人非畋之盤  
既頌諸用如鷹斯職發揚蹈厲亦摠其于惟古之道  
孰別其端勿謂伊人渙鈎是妍我懷于今不古是觀  
已雖不能民之艱難有璠斯石惟溪之滿我勒我銘  
昭示不刊 存心堂集

終南山義谷銘

并序

北周

庾信

周保定二年歲次壬午七月己巳朔大冢宰晉國  
公命鑿石闢之谷下南山之材維公匡濟彝倫弘

敷庶績變理餘暇披閱山徑以為終南敦物日月  
虧蔽杞幹枯栢枿桐梓漆年代蘊積於何不有乃  
謀山澤之官魚引衡虞之匠束出藍田則控灞乘  
澹西連子午則據涇浮渭派別八溪流分九谷銅  
梁四柱石關雙塔青綺春門溝渠交映綠槐秋市  
舟楫相通蓄之則為屯雲泄之則為行雨青牛文  
梓白鶴貞松運以冥冥崇斯雲屋千楹抗殿龍首  
干雲萬頃疎苗蟬鳴再熟川后讓德山靈景從豈  
如運石甘泉繞通襟陽之敷穿渠毅水直繞金墉  
之城將事未勞為功實重國富人殷方傳千載因

功立事教勒山河銘曰

寥邈上浮崢嶸下鎮壁立千丈峯橫萬仞桂月危懸  
風泉虛韻乘輿嶺阪舉插雲根八溪分注九谷通源  
北涵桐井南浮石門模象大壯規繩百堵膠葛九成  
徘徊千柱桂棟凌波栢梁乘雨疏川奠谷落實摧柯  
事均刊木功侔鑿河

庚子山集

退谷銘

并序

唐元結

杯湖西南是退谷谷中有泉或激或懸為竇為淵  
滿谷生壽木又多壽藤縈之始入谷口令人忘返  
時士源以漫叟退修耕釣愛遊此谷遂命曰退谷

九子作銘以顯士源之意銘曰  
誰命退谷孟公士源孟公之意漫史知焉公畏漫史  
心進跡退公懼漫史名顯身晦公忘漫史辭小受大  
於獻退谷獨為吾規干進之谷不蓋遊之何人作銘  
銘之谷口荒涼者歌退谷漫史 九次山東

退谷漫史

并序

前次

陰陽精氣結為山嶽者則為勝為異為奧為閎故  
萬嶺交峙而萬華辨其方羣岳効靈而瀛壺拔其  
類是知仙居靈宅其心有黨乎鳴弦之北趾果業

之東阜高不百仞廣幾千畝層巖石室幽谷靈洞  
殊境異觀秀絕奇偉雖瀑流之下鑪峯懸磴之躋  
丹嶠路遠莫覲余不知其倫擬焉按寺記云昔有  
方士於是山鍊金變形羽服登仙故石座丹龕至  
今存焉觀其束嶺削成石室如玉岡密峭竦巖壁  
重複捫藟而昇如造雲根縹緲嬋妍似霞衣可攀  
真氣勝而壘累捐土蓋破而清機閑蕩然放懷如  
羽翼之已生赤城之可接噫境變志遷若符契之  
協授也下臨長川澄波吐瀾煙霞夕收飛鳥下喧  
杳渺逶迤流注無間西直巨壑連嶂如屏林霽朝

翠巖光晝清篠蕩藏輝杉松下真虛廓寂寥涵風  
有聲綠嶺未極劃洞門壑容崢嶸詭狀輪囷疑  
伏龍怪鎮含煙雲又有古木倒傍絕壁盤根網結  
掛絡空碧崩崖傍傾猿運下反羽人幽會此為瑤  
席搏翠壁而直上虬崎嶇於紫氛雙叢屹以中斷  
奔屏蹙而成莖涵孕精爽澄凝氣源信列仙之攸  
居豈塵俗之所止哉嗚呼鶴駕一去鳳蕭響絕荆  
榛蔽路危磴敗滅跡留人境而拳世莫知地聯精  
利而羣遊莫至吁可怪乎其晦藏也元和丙申歲  
秋八月余以膠鬲之困寓居精舍再從兄昭肅時

假茲邑政便於人務簡多暇與當寺僧知捷日探  
道源捷亦好古饕奇之士也因語故實緬思羽客  
之元風以為靈跡神蹤精誠必復乃操双持舂履  
險通幽榜絕棧而歷巉巖排叢籬而登香藹時更  
不捨而神居秘躅粲然皆睹嗟乎芝田元圃豈遠  
乎哉天之與人氣通則合客有顧咨而諭予者或  
應之曰天之運否泰相濟故善利稱德有下民皆  
塾人之道行藏有數故揀津達藁時惟鷹揚靈物  
必通道在斯者不然何荒阻千祀劫焉而興歎乃  
為銘曰

鑿石通道兮接木枝仰攀洞口兮殘歎危奔龍伏虎  
兮勢狀奇林攢峯倚兮蟠雲竒下臨陰谷兮神以慄  
嶽巖巖兮洞無極老松肅瑟兮生遠風興雲霏霏兮  
相霧黑懸巖排空兮色噴黛堅根網絡兮層霄外披  
霓解帶兮羽翼生下眺遙江兮入青靄世道紛綸兮  
何足謂朝為榮華兮夕顛顛不如幽谷兮閻仙經冀  
接浮邱兮整烟霏我窺丹竈兮坐山腰衆峯參差兮  
隱雲族鑿仙嶺兮望瑤臺朝霞照海兮錦綺開信赤  
松之所昇降王喬之所往來道或用晦兮靈物斯潛  
殷道未昌兮說築侍巖紛予感此兮勒銘雲根山既

不朽兮與名長存

全唐文

井

古井銘

漢李尤

井之所尚寒泉冽清法律取象不槩自平多取不損  
少汲不盈執憲若斯何有邪傾

古文苑

孝娥井銘

宋劉瑞

天柱斡日為月禍忠烈姦槍孽娥叫父冤冤莫雪赴  
井抱瓶泉化血血如霓憤如鐵曹江之娥符爾節噫  
噫井可灼名不可滅

古逸書

古井銘

唐趙光來

費城之井昭然道周土岳舊得石幹今修微大易之  
不改坐一善於千秋 全唐文

井銘 并序

柳宗元

始州之人各以甕甕負江水莫克井飲崖岸峻厚  
旱則水益遠人涉降大艱雨多塗則滑而顛恒為  
咨嗟怨惑訛言終不能就元和十一年三月朔命  
為井城北隍上未晦果寒食例而多泉邑人以灌  
其土堅相共利悠久其相者浮圖譚康諸軍事牙  
將朱景鑿者蔣晏凡用蜀布六千三百役庸三十  
六大甕千七百其深八尋有二尺銘曰

盈以其神其來不寐惠我後之人噫疇肯似于政其  
來日新 柳文

舊井銘

羅隱

於維此井淳育坎靈有莘有郤實此儲英時有長虹  
上貫青冥是惟王氣宅相先微爰塔霸王莫綏蒼氓  
沛膏漸澤配德東溟 羅隱諫集

義井碑銘

釋慧斌

哀哀父母載生載育亦既弄璋我顧我後一朝棄予  
山川滿目雲掩重關風驚大谷愛敬之道天倫在茲  
殷憂暮齒見子無期鑿井通給託事興詞百年幾日

對此長悲玉檢之南嶧陽之北變麟之野象禮之國  
居有天政俗多儒墨玉井洞開高碑新勒全德文

老翁井銘

宋 蘇洵

丁酉歲余卜葬亡妻得武陽安鎮之山山之所從  
來其高大壯偉其未分而為兩股回轉環抱有泉  
至然出於兩山之間而北附右股之下畜為大井  
可以日飲百餘家卜者曰吉是其葬書為神之居  
蓋水之行常與山俱山止而泉冽則山之精氣勢  
力自遠而至者皆畜於此而不去是以可葬無害  
他日乃閱泉旁之民皆曰是為老翁井問其所以

為名之由曰往歲十年山空月明天地開霽則常  
有老人蒼顏白髮偃息於泉上託之則隱而入於  
泉莫可見蓋其相傳以為如此者久矣因為作亭  
於其上又甃石以禦水潦之暴而徃徃優游其間  
酌泉而飲之以歲幾得見所謂老翁者以知其信  
否然余又閱其老於荒榛叢石之間千歲而莫知  
也今乃始遇我而後得傳於無窮遂為銘曰  
山起東北翼為南西涓涓斯泉宜溢以瀟歛以為井  
可飲萬夫汲者告吾有叟於斯里無斯人將此詔誰  
山空寂寥或嘯而塘更千萬年自絜自好誰其知之



乃訖過我惟我與爾將遂不泚無溢無竭以求千祀

張公井銘

宋 釋居簡

由彰教而東一百三十九弓曰張公井公不知何代人當時美為者缺梵瓦甃不古疑其去今未甚遠深不及丈冽而甘宿不滓互茶宜墨宜釀歲大旱十里仰給病者投一錢莫藥輒瘥舊有亭樵牧躡孫既弊不復理丙戌仲夏望住山人北澗淘井勺泉而銘之銘曰泉信信必多相與為命余病息泉不瘳泉瘳疾人以泉信信必多相與為命余病息泉不瘳

曰余弗信泉弗余予漱而瀹以樂其樂

北澗文集

井銘

明 李夢陽

故井崩塞汲溪焉飲春夏交溪毛茂芋蛇虫毒可虞也正德八年冬至予至南康府使學生劉峻往書院視地掘井得諸亥方厥日甲申是日也南風至穿上數尺石阻集力除焉始艱而終利有泉上涌甘冽然慮溪侵也布壘其底覆石泉旁出焉梵甃而上石牀約口五日而井成余究惟易義繹孟氏譬者乃為井銘銘曰厥道流形水行地中導之新湧無旱無崇維愚蒙為

于潦于澮為不及泉是曰中廢於井斯肇亥位廬甕  
源源澄冽匪溢匪竭報始終利孰曰匪力靜止用發  
惟義之則含湯潤陰炎寒冬熱勿射勿幕九五終食  
出時溥施視受為容吸華茹甘挹之必克濯煩滌污  
費而弗勞爰為神明以享以芼彌遠彌馨聖澤攸陶  
空同謀

聖井銘

余讀金史皇統二年使劉筈以袞冕玉冊冊宋康  
王為帝以臣宋告中外嗟乎中國於是不得為中  
國矣紹興君臣萬世之罪人也昔晉永嘉之亂其

禍不異靖康然江左世守正朔歷五代至於陳亡  
以其力不足與中原抗而未嘗少屈也孔子曰微  
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五代之君其功豈在管仲  
之下哉陳高祖平侯景之亂卒禪梁作恭儉勤勞  
志度弘遠江左諸帝弭為最賢余來長城遊下塞  
里觀其故宅相傳其始生時井中沸涌出以浴帝  
今其井尚如故慨然而歎令人去叢翳而出之作  
亭於其上銘曰

帝王之生靈感幽贊濼沸水泉浴帝始誕流虹瑤月  
應時剝滅惟不改井於今不竭戎奪華滿翳桑之處

寒泉古梵如見其沸赫赫陳祖大業光燦寂寞沛鄉  
吾茲感歎嗟後之王荒墜厥緒麗華亭井建康所託  
震川集

使院新井銘

王世貞

使院故無井晨取汲於一里外運甕者踰十人而  
猶不給余蒞事之三日進群吏而詰之即無問勞  
役者之肩輿踵一夕車門鑄而牙城鈴閣之間緩  
急何所恃哉行相地於帥厨之後隙良隅而鑿之  
凡四十尺而得石去石之五尺而甘泉見初涸起  
若瑟俄寔沸騰溢其冽冰齒可以佐茗色益茗味

因為之銘以示後人其辭曰

天之一地之六湧神瀆寫明玉汝茗汝粥汝盥汝沐  
等而布楨得易九三之繇曰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弇州山人稿

井銘

并序

俞允文

徐使君子與為藏書高齋其中庭深廣不踰百尺  
去庭之半累石為山山之隙穿土為井井泉清溢  
於茗飲最良凡盥漱溉滌咸于是乎取之子與以  
為是井於吾齋為有功宜刻銘以示永久銘曰  
惟井之功利物實滋當暎而溢深澁不施清氣朝升

疎寒夏溽神龍來蟠合耀重暉昭刻後世使君所開  
俞仲蔚集

鄭陽分守道井銘

明 馮時可

分署據山岡不可以井日役十騶運甕一里外而  
致之風晨雪夕役者苦艱其傍百家皆達華窮戶  
老幼相攜長縲短綆安地道塗亦不堪肩輿踵之  
弊弊也於是使君乃相其署外之巽隅而鑿之凡  
七十尺而得泉微澗濺沸其冽可食既甕既欄則  
與士民共之而為之訓夫易之言井也曰無喪無  
得往來井井蓋其德內靜而清不以物汨何所於

喪其道上行而通不以獨利何所於得君子法之  
洗其心如渌通民志如汲與天下為福而不獨以  
己福則所謂無得無喪王明並受其福之謂也辭  
曰

重壤既開乃見天一積羊不驚玄龍自出寒漿洵洵  
明玉瑟瑟挹而不捐瀦而不溢我以為養且以為律  
臨深奉盈儼共栗栗潛心九淵嘉惠百室勿幕功收  
有孚元吉 馮元成選集

義井銘

明 胡周高

甲申吳地苦旱婁負海高原支流龜坼路無止渴

之泉池之漚麻之水居氏夜半翠餅下索得掬漿  
如甘醴為我友徐子久術精上醫多行善事費錢  
三十千浚廟門舊井井底得古錢二枚一曰祥符  
一曰大中泉隨湧出飲者德之時方玄冬子久戴  
折角菱巾衝寒董浚所謂捐頭骨腦髓以救人者  
爰記而銘之

巨蟹之野其星麗天往來井井卦象昭然夫何耗數  
縞盡不渝賜人飄脫越女餅眠我友心鏡益甘澄湖  
玉梵方構瑤液飛灑鹿盧執鼓挹之而鮮或即剗山  
校尉并泉乃如之念有其精專天叶嘉瑞予以二錢

龍蟠仙叢于斯萬年 葵錦堂集

雜

水樂銘 有序

元結

元子於山中尤所耽愛者有水樂水樂是南磳之  
懸水淙淙然聞之多久於耳尤便不至南磳即懸  
庭前之水取欵曲竇缺之石高下承之水聲少似  
聽之亦便銘曰

煙繞通寒淙淙隔山風考鼓鐘 元次山集

飛泳亭磨崖銘

蔣防

剪流為池軋崖為龕或泳或流逍遙其中何必龍門

十瓚一通何必滄溟白浪長風此水不竭此崖無窮

方氏建水射銘

明張居正

黃山之源東流為洪潭之水溉田千畝俱五鍾  
六姓者居為方為夏為汪為李為姚為閻咸先  
世名族也而方氏居北岸岸受水衝鬻廬殫為河  
矣居人病為謀為石岸以射水勢而工鉅莫為任  
者得漢方君端獨慨然曰一勞者永逸利百者切  
建其在余乎乃鳩工伐石舉致其側水潦舉事薛  
業重累上為大道延袤數里於是依北岸者百餘

家為奠居焉起嘉靖丁亥迄乙卯工乃落成蓋費  
雖不貲而百世利矣夫修身潔行雉膏龍霖以博  
濟天下者卿大夫事也散財樹德拯患急難以利  
一鄉者士庶人事也今豪右侈族以其財雄里閭  
即不翼其壘戾足矣能建利捍患於人耶快于自  
潤恡于及人人情也若方君者詎不足多乎方君  
從子五溪大憲俱從余游而以若建水射大功祈  
余為之紀方君聞之矍然曰細行何足煩大君子  
記其深衷不伐如此夫不憚勞費建百世之利近  
於義積而能數近於智不矜其功近於厚信哉方

君居士張人而有卿大夫雅膏龍霖之切者千余  
嘉其詞而為紀系之銘曰

為與淮陽化龍秦中誰言柔德共善聚窮層崕崕  
巨石巖崕障彼狂瀾委伏而東肯也沮洳今為崇壟  
高原臨臨木黍茫茫于萬斯年不驚不崩誰其營之  
方君之切 張太岳文集

平越衛濟川田銘 并序 江東之

余出撫三載撥夷為難濟民為急沈州有龍津橋  
有石羊橋畢節有惠濟橋思州有興聚橋新添有  
靖羅橋余皆捐廩俸倡之平越麻哈江山夾水遠

魚無從鱗三建橋而三圯復尋緩流興造應直指  
與予捐助不過百四十緡特嗚矢耳余束歸用前  
緡置田租三百八十秤微助畚鍤以資善果知觀  
成之難厚給舟子使氏無病涉未必不堅久於石  
梁也命其曰濟川并以銘之銘曰

洶洶岷泝三為巨川兩山排闥水激成洞望洋空切  
班馬迤邐遭利涉維何舟子有田不驚不崩於萬斯年  
瑞陽阿集

銘林卷之四

...

銘林卷之五

地理

橋

石橋銘

唐玄宗

梁園勝躅館佳遊苔深石暗山斜踏幽橋非七夕

節是三秋爰停弄杼共此淹留文苑英華

石橋銘

唐張說

玉梁架迥碧沼涵空石鞞海上鎖鍛河中橫藻飛鵲

規天拖虹仙聖來往風雲路通公上

趙郡汶河石橋銘

唐柳渙



於繹工妙冲訊靈若深海維河浮龜從鵠伊制或微  
茲模蓋略析堅合異起涯截壑支堂勿動觀龍足躍  
信梁而奇在啓為博址走燕薊南馳溫洛駢駢壯轅  
殷殷雷薄攜斧拖繡騫馳視鶴藝入侔天財豐頌閣  
斲輪見嗟錯石惟作並固良球人斯瞿耶全唐文

石橋銘

唐岑居中

山壤獻靈融結推功穹隆石梁飛雲架空懸流下激  
絕岸旁通烟華溟濛矯矯翔龍旭日矐矐蜿蜿騰虹  
願接天孫以助登封全上

石橋銘

唐張彥

閤茂歲我御史大夫李公晟奉詔摠禁戎三万北  
定河朔冬十月師次趙郡郡南石橋者天下之雄  
勝乃揆厥跡度厥功皆合于自然包我造化僕散  
容也狀而銘曰

洙水伊何諸州互湊秋霖夏潦奔突延袤杼材歲制  
橫斷絲繆幹地泉開盤根玉甃虹舒電拖虎步雲構  
截險橫包乘流迥透坱圠匠造琳琅簇道敬作洞門  
呀為石質賒莫等盈一紀方就力將岸爭勢與空關  
吞齋跨趙倣夜防晝月挂虛蟾星羅伏獸謂之鈐鍵  
操我宇宙謂之闢梁扼戎寇郡國襟帶河山領

經途者安逸軌者履東南一尉西北一候万里書傳  
三邊檄奏郵亭控引事物殷富夕發蒯塢朝趨禁雷  
質會冰碧文耀藻繡花影全芳苔痕半舊天啓大壯  
神功罕究勒銘巨楹敢告豪右唐文粹

東渭橋銘并序

唐李觀

七年冬十一月親自京師適高陵經東渭橋閱渭  
之清駭橋之雄故作東渭橋銘以識曰  
天地不有大孰見其小聖人不有作孰見其妙惟渭  
之廣洪流浩渺惟橋之永亦龍天矯車者知戶舟者  
知微石成五色天可補缺木從繩直地可梁絕天地

之險舟梁之說乃曰因人興不因人輟觀石既勞架  
龜更危去危背勞人莫之知塗擁近郊棟準絕涯功  
成不爭道合其離我去京矣六府四維不見鈞璜不  
遭墜履牽牛獨在飛鶴雙起表具千年塗歸一指故  
物有時行功有時止琢珉川上日月終始李元賓文集

趙州石橋銘

唐李翱

九津九星橫河中天下有道津梁通石穹隆兮與天  
終李文公集

何公橋銘

吳州

宋蘇軾

天壤之間水居其多人之往來如鷄在河順水而行

雲駛鳥疾維水之利千里咫尺亂流而涉過膝則止  
維水之害咫尺千里馮彼濫觴蛙跳儵遊溢而懷山  
神禹所憂豈無一木支此大壞舞于盤渦冰坼雷解  
坐使此邦畫為兩州雞犬相聞胡越莫救允毅何公  
甚勇于仁始作石梁其艱其勤將作復止更此百難  
公心如石匪鐵則堅公以身先民以悅使老壯負石  
如負其子疏為玉虹隱為金堤直欄橫檻百貢所樓  
我來與公同載而出謹呼闐道抱其馬足我難而言  
視此涓涓未見剛者孰為此橋願公千載與橋壽考  
持節復來以慰父老如朱仲卿食於桐鄉我作銘詩

子孫不忘

東坡全集

來賢橋銘

宋劉跂

筠于江西為支郡地左而勝號稱道院其邑故建  
城今為高安其水為蜀水亦曰錦水自西南來逕  
州治然後衡貫城中東入于贛並州諸山有大溪  
又從東北來注之所謂來賢橋者此溪也故時不  
梁居人為筏輿或略約交錯石上取過往來扶携  
岌岌行者病焉邑子陳仲吉獨捐家資改創石杠  
縱五十有八尺廣十有八尺培兩厓以為崇而不  
隕乃八九十尺始于紹聖二年九月成于明年三

月陳氏有子為僧曰本明學于泐潭真淨文禪師  
余嘗識文于豫章又與明遇汶上他日明請余為  
銘因不得辭銘曰  
亘亘法梁來賢之鄉注之錦水翁為貢章懸瀑十仞  
流沫瀾瀾莫敢以亂矧敢以厲爰斷其堅中虛之石  
是齒是翼是堞是辟跨其上征茲不見迹穹隆連卷  
隱虹雌霓康莊九衢闕此尋尺爾來衝衝過以枕席  
維水可渝維石可泐我銘載之俾也無斁

三峽橋銘

宋黃庭堅

三山劔立瀧落天路北垂康王之簾南曳開先之布

銀潢傾瀉起壑千雷剗山為梁無有壞墮驪龍守珠  
不可釣罩式告遊者登危思孝

山谷文集

益橋銘

宋唐庚

吾聞九卦主困而言也而曰益以興利者何哉以  
為自利耶則非所以為德之裕以為利物耶則非  
所以安困之時數以問易師易師皆不領政和元年  
謫居鵝城以暇日遊豐湖偃仰於橋亭之上閱其  
款識欣然而笑曰吾得之矣君子之心何嘗不欲  
兼濟而有所以謂獨善者彼非得已也顧力不足耳  
方其不得已之時而適有毫髮便利可以益人則

雖窮厄九歎之餘苟可以致力彼未有棄而不為者都無可為矣猶思所以為利於後代而况於當世乎吾將得之矣因名之曰益橋而為之銘曰  
過晉而悲至燕而微一至之情已過則移真悲不移生歎由是之何能然有本所致吾觀此橋日度万履積而計之巧曆莫數以窮苦時作利濟事乃知困中有益之義唐眉山全集

吳江長橋銘 有序

九 釋大訢

泰定間監官海溢江浙故相脫歡公憂之有禱于天竺山謂予言比過吳江見僧作長橋不煩於官

而工敏於事吾以万緡助之又聞諸郡志若橋井道路昔之人率委之僧豈僧有才智而不知耶吾以海患國糜其費民竭其力閔已之勞而羨彼之有成功也予復之曰古以繕脩委之僧者非以其才智有餘恐吏緣茲而工若費不盡得其直故託之僧亦權宜爾且事有人力而成之者有脩諸人而仰成於天者是不可驟論也今言者方興水利地道不寧公能用蓋公之言治以清靜使民自安而何有於繕脩哉公曰然既而政化大行言水利者亦罷而海循故道矣中外望公如曾參以相齊

者相天下而公遽薨惜哉時公所見作橋者僧從  
雅師立搃其役宗敬率衆以給其費居士姚行濁  
任勞以終事參政馬速忽州判張顯祖倡義以資  
成之橋若干尺費若干緡經始於泰定乙丑二月  
期年而成後九年州守的斤海牙作鉅閣奉觀音  
象于上以師立之徒永福居之復置田以繼其食  
它日徒雅求記於予予以雅嘗從中峰於天目宜  
弘其教以極夫三界之昏墊而為津為梁為筏之  
諭且不可得况拘拘從事於木石哉雖然道無不  
在為於無為中峰之教人如是崇敬敦篤好義度

量廓然嘗交於予予又受知于脫歡公故追憶其  
語而記其事系之以銘銘曰

國之食貨資於東南郵傳星馳朝吳暮燕萬艘千騎  
水陸會同昔危而安今絕而通靈巖之石我礪我砥  
孰先履之相君至止君之憂民如援其溺輔以吾道  
迺魚迺翼天雷其施天下痛之我心匪石敢負所知  
霖潦夜驚罷吟風作我安如山禪定寂若寂而恒用  
人躋壽域予以闡教于以報國

廣惠橋銘 有叙

明 胡松

翼翼雉城有流貫只燁燁虹梁維昔作只歷禩阻修

防墮岸圯顛實崩離趾亦穿毀前政瑜安縣木椿椅  
積稔腐蠹行者憚趾視恠栗昨意漆洧嘉靖戊申  
熊侯蒞止余與諸先告以經始實大為藉僕奉先委  
以帥吏民爰及庶士眷宥是勤泉粟日累廼命匠氏  
廼障川溪出舊於潭伐新於岬百役並興或陶或瓦  
工既半塗費若織造趨者興蹇幾於中弛守實憂旃  
益之胥靡邵倅承之有加無已賴天多賜績用弗墜  
賴武克勤拮据善揆飛倚凌虛華標墜瀾觀者仰嘆  
聿來胥喜嗣緒弗墮職后君子所不同心有如此水  
郡西開山東南諸溪以百數率從未湖過烏土徑

城中出下水隄是曰沙河下漕河口滙俗所稱大  
沙河入於江州治在沙河之西岸橋所必作然不  
知所自始蓋與郡治俱以歲久而圯正德末江西  
宸庶人變大師討之道出我前守權時之急柱以  
木又朽蠹圯益甚比歲豫章熊公琦來守余與鄉  
先進朱遜泉勳周弦齋冕以告於公謀修治公慨  
然嘆曰茲實余責敢勤諸公顧郡此弗登加又多  
事惟財之藉琦請以俸入首倡郡人而佐以夫家  
之直時以勞之余與諸先進謝焉而成有捐舍是  
歲余二親壽並七十餘勉節饘粥之供倍捐之以

祈益算已又得武君岑湖壽來相事則議律師真  
璽道士呂紹賢者宿楊劉黃安龔諒錢時豐俾持  
赤牘勸募郡人士至於決月貲半集會今夏大旱  
穀價翔踴人靳其餘費大苦非繼而熊公又遷刑  
部員外郎戒行不得已券諸椒來兩邑旁及和陽  
畢至貲稍稍集已而郡或米公損符弗懈益勤益  
之徒隸籍之薪金而數犒諸工郡判林君亦時施  
舍相佐孳孳焉然務劇事殷天大暑蒸熾人憚作  
武君岑湖日坐爰舍中督郡所委官老馬眼任甫  
洎諸匠民作益力或時費不繼武君輒借私藏錢

繼之且躬指授故費不致甚而人稱監顧工瀕告  
成乃積陰潦甚匝第末手卧食將數去新守張公  
子瑄適來天則霽而張公又勞苦慰藉之如諸則  
人在思奮閏月畢備君子曰是役也天人終始之  
際蓋交感焉故詳記之云爾熊守字憲韓臨柳齋  
南昌縣人張守字仲玉臨石里鄆縣人並名進士  
朱守原信歸七峯文公裔孫建陽縣人以選而貢  
林字子成瑞月橋武陵縣人亦選貢事自段琦仲  
玉其字河南夏邑縣人國子生勛字汝德前泉列  
府學教授冕字服之前南京陝西道監察御史壽



字子祺致仕武舉鎮撫若諸捐貲者之姓氏則具  
載碑陰矣計用金七百有奇米八百餘碩始事庚  
戌之夏訖事今歲之秋云 胡莊甫公文集

迎澤橋銘 有序

明李維楨

晉城左仰而右下東北城址俯視西南樓櫓若高  
屋建瓴水也城三面惟南郭數千家之市市有少  
城所部東南諸名城大都冠蓋輪蹄輻輳不絕南  
門樓曰迎澤下有木橋當兩城間歲久圯毀溝澮  
水注隍中沒人咫尺邈若河漢樵蕪不入細民無  
所攀火繩中丞李公檄治橋易木為石無憚一勞

小費務重久遠某時提守巡兩道事與蔡戎劉君  
國光閻帥謙君極玉君世卿太原守關君廷訪丞  
董君大化成龍倅陳君鉉曲陽尹梁君之垣簡兩  
營之伍士與邑健兒備邊番休者庀財分賦左右  
先積土障流水且以通行人然後鑿深築堅以次  
層累而上為三門其上平如砥欄楯翼之脩百有  
三尺廣二十有五尺高十有五尺而贏石蓄深三  
之一閱四月而憲使孫君承榮還治率作訖工以  
覆中丞名之曰迎澤因其門去徒杠輿梁古為王  
政今著於律即窮鄉下邑莫不宣然矧茲都會近

在几席勢據喉舌者哉前人因陋就簡造極敬壞  
而後圖之甚矣舉事之難也中丞撫晉功所宜紀  
太常考景鐘重青簡者何限茲後雖細要以革故  
鼎新非一手一足之為烈矣諸執事以某與聞未  
議使志其故勒石樹闡閣中用詔後人銘曰  
城則有隍隍則有梁此物此志聖作金湯河山表裏  
故都晉陽南面而治万邦之方石梁翼翼示我周行  
如虹斯帶如漢斯章微哉待約馳涉葦杭靡摺靈厲  
靡漸惟裳日之出入作息有常來者熙熙往者穰穰  
兩河榮滋水何蜡坊劇驂崇期館穀厥元湯池增深

金城增強善建不拔其德乃長維石具瞻令問令望  
永言保之敢告司防 大沁山房集

西新橋銘 并序

明李杜

李杜憇於橫野之園愛其滿淡既為記之矣出泛  
西湖湖上有橋蘇東坡之所作也圯久而成君復  
為之巍然葺修何其異於治園也蓋約已厚人仁  
者之心與為之銘曰

鑿彼仁人德心孔周滿然蓬堵万物同憂宋郊渡蟻  
簡子放鳩惟日斯觸而心斯留蜀有蘇公胸藏九疇  
思易天下與古媿休主臣不諱論置惠州伐木作橋

湖水悠悠聊濟涉者其志豈酬自來迄今寥寥秋  
橋地既久置之不修誰公同心橫野其儔白石臥波  
惠人優游我行其橋其橋偉偉我樂其園其園幽幽  
將掃除天下不事一室不耻綰袍者共弊車裘耶爰  
作我銘以告有位惠此中國以為民速

雲臺山集

地橋石表銘

并序 唐梁肅

臨淮之下邳有古地橋蓋漢少傅留文成侯張良  
受神人黃石公兵書之地初留侯醜秦高帝在豐  
龍帛不起風雲未曾黃石公知天衢欲平否極必  
傾秦之亡而漢之昌故先以興亡之符而授留侯

且曰孺子可教後得濟北黃石其我也故以銘云  
夫受命之君與佐命之臣將欲叙天道定人倫則  
必幽黃明神煥成大勳在黃帝氏平蚩尤時乃元  
女啓符風后行誅然後迎日推箕天下大治在帝  
堯方被水害時乃洛出九疇禹成九功然後万国  
底寧黎民時雍在漢祖方征秦項時乃黃石授兵  
留侯演成然後繼嬰軼道斬羽垓下自昔元圖元  
命者在篆籀皆片言隱辭無益帝載惟此三后感  
及神書文章昭明大業用興易稱人謀鬼謀百姓  
與能又曰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蓋謂是矣允志不

定則事不成謀不從則業不廣留侯不遭黃石無  
以定其志高祖不復留侯無以廣其業人神參并  
漢道乃行不然何通降聖賢君臣遇合上得天統  
中為帝師如此其盛也大歷七年子旅遊次墮履  
之地於是鑽石勒銘揚於邳圻廣恃力違天微功  
每作之輩於以敎戒之爾銘曰  
陰陽之精不測曰神厥有黃石假取為人告謀留侯  
夾項滅秦跡寄穀城精還氤氲惟帝軒后肇興兵謀  
元女降符實平蚩尤爰洎陶唐洪水橫流天乃錫禹  
洪範九疇亂秦紛如帝在草茅赫矣黃石亦命留侯

不顯有唐紹漢絕風革暴承天與軒比崇亦有及常  
貪亂圖功人神莫從動罔弗凶有聞必先惟德為同  
宜究茲道順於家邦作為紀銘永鑿無窮全唐文

鎮淮飲虹二橋銘

宋程泌

往聞建業與長安洛邑為古帝王更迭建都之地  
其地有鐘阜石城大江天闕之勝欲一遊焉紹熙  
辛亥歲自富池汎江凡二十日艤石頭乃陟龍蟠  
之顛登虎踞之城尚羊四望從倚終日時九月十  
月之交也雲空天高千里一瞬見有水焉其一自  
西南流其一自西北流合千方山以注于江門之

則秦淮水也跨水要津有二橋為循水至橋穹碑  
此立迫而眺之則澄江丘公辭也其後十四年為  
嘉泰甲子來掌校官事而公亦適館玉麟之印於  
此公宿有海內聲名未至也人投心側足以俟既  
至也春和風薰因其畏戒示以懷柔人益安事益  
暇暇日顧吾府了無一事因念曰秦淮之上所詔  
鎮淮飲虹二橋者得無恙乎吾昔為從事時所作  
也吾所為記實毀之石度今圯矣吾志也可不嗣  
乎乃以全撫授觀察推官劉叔向曰取材于果石  
于果斃于某視舊更新無所虧增費巨役艱民不

與聞五既月工乃成是歲九月與次年正月也且  
洪都滕王閣偉觀也唐中書舍人王仲舒從事其  
州也建為後三十年觀察其州也又修為唐人依  
艷作為詞章百世流芳夫閣游觀也別橋惠利斯  
人乎公獨樂澄江且十年金陵者全吳之藩籬而  
淮甸之腹心朝方起公以為重也有居六夢昔書  
來云淮人頻年凜無固志日東首謀渡江屬閩丘  
公為江上師始肆意耕桑卧亦安枕嗚呼是豈私  
相為好者耶一得人為係賴若是司選任之相者  
其可苟然耶然則公以一身之微居長江之上能

為淮人万里長城二橋顧足言耶然是特江淮耳  
使公而外廟堂則四海所恃以為奠枕者又將如  
何邪念頗有志斯世耻為空言者然職在庠序他  
非與知至於託筆墨紀金石以觀悠久則固其分  
也其何敢與遊乃序而銘焉銘曰

唐彼淮水兩源輸一發華山一束廬匯于方埭乃江  
超流貫臺城勢紆餘隆然兩北據津隅朱雀方歲今  
遂隆智者創物守者愚一作一述後先俱我堂我修  
曩所無平可轉輟廣方車吞淮跨蜀坦垣涂三邊檄  
奏万里書夜馳晝走康莊備公抱閤材聳万夫區區

橋梁直銷銖推此宏謨磐八區南可關粵北庭胡折  
木天江海如渠胸中長橋隨卷舒唯所巨細用何如  
青蛇綠字銘翠珩詔爾終古繼來與洛水集

城

古受降城銘并序

唐李觀

古之帝天下者七德震曜四夷威懷有漢孝武焉  
祖作之父述之而已因其資皇哉鏘乎猶可以頌  
其餘昔孔子云無憂者其唯文王乎然孝武亦庶  
而儔之始于高皇勤功功階乎天累聖重光光燭  
乎淵解殷之羅要民以輕刑汰秦之焚以起民於

焦原故國無困民民無異心孝武即既安之朝而  
得安其安馭無為之民而得為其為遊心大中而  
陋八區旁目不庭而叱九軍詔大司馬曰王師有  
征其禮若何大司馬歷級而言王師無校謂莫敵  
也征乃可服柔服以德所謂善征不戰善戰不征  
聖人不易之道也帝曰吁周之衰秦之亡皆不由  
之故龜鼎用遷乃出玄宮登皇車駕六龍建九旅  
百人馬駢駟戎車擊輶非六月之師異瑤池之遊雲  
不繞雷厲風行川浮震震雄雄而入於苦寒之厥胡  
有高臺登臺而觀兵兵不血鋒築城而受降閭絕

垠而為牆徑空積而作防然後回鴻鷲飾中權飲  
至廟庭勒功於鼎銘以遺子孫以恢紀經壯予哉  
而難斷之者聞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知守者非殫  
師遠征窮微成城害元元之生黷明明之靈蓋在  
義以討仁以撥虞舜以之歸有苗姪發以之合並  
泮秦乃反之民共愁辛考武何哉復重是為重難  
畜之民城無用之夷脫內不勤而外安足保之不  
其危歟夫四極之裔日月新薄獲其土不可以豐  
財得其人不可以化遷而王者必終之欲其知所  
尊而不思亂華何必征而降之降而城之若然者

三方之夷皆可降而城何獨一陸此所謂及無外  
傷無私不可為後王之規愚忝學古敢陳銘云  
天長匪民蒼蒼有北窮兵之弊播德之克武皇以兵  
而不以德聚師萬甲懸聲四國男悲遠征女泣夜織  
或生其苦木石其力古無降城顧乃重傷城不可轉  
夷居無常前有濁河濁河自流後有黑山黑山自高  
埋塹歿黍崩榛烏髡居者匪居勞者存勞我思古人  
疾首用搔

李元賓文集

三受降城碑銘并序

唐呂溫

夏后氏遏洪水驅龍蛇能禦大菑以活黔首周文

王城朔方逐獫狁能捍大患以安中區若非高岸  
峻防重門擊柝雖有盛德曷觀成功然則持璿璣  
而馳張万象昊穹之妙用扼勝勢以擒縱八極王  
昔之宏圖道雖無外權則有備變化消息存乎其  
人三受降城皇唐之勝勢者也昔秦不量力北築  
長城右扼臨洮左馳碣石生人盡去不足乘障兩  
漢之後頽為荒邱退居河澨歷代莫追矯亡秦之  
弊則可笑盡中國之利則未然唐興因循未暇經  
啓有拂雲祠者在河之北地形雄坦控扼樞會虜  
伏其下以窺域中禱神觀兵然後入寇甲不及擐



突如其來鯨一躍而吞舟虎數步而擇肉塞草落  
而邊氓懼河冰堅而羽檄走爰自受命至於中興  
國無寧歲景龍二年默啜強暴瀆鄰構怨掃境西  
伐漢南空虛朔方大總管韓國公張仁愿踞樓而  
謀請築三城奪據其地跨大河以北嚮制胡馬之  
南牧中宗詔許橫議不撓於是留及瓜之戍軒戈  
命之卒六旬雷動三城嶽立以拂雲祠為中城東  
西相去各四百里過朔那而北闢斥堠迭望幾二  
千所損費億計減兵万人分形以據同力而守東  
極於海西窮於天納陰山於寸眸拳大漠於一掌

驚塵飛而烽火耀孤雁起而刁斗鳴涉河而南門  
用畢閑韓公猶以為未也方將建大旆提金鼓馳  
神竿鞠虎旅看旄頭明滅與太白進退小則貢琛  
責受厥角定保塞一隅之安大則倒狼居竭瀚海  
空若塞万里之野大略方運九勳不集天其未使  
我唐無北顧之憂乎厥後賢愚迭任工拙異勢剛  
者黷武柔者敗律城隳險固迫得凌軼或驅馬飲  
河而去或控絃劄墨而旋吾知韓公不瞑目於地  
下矣今天子誕敷文教茂育羣生戢兵和親北狄  
右衽然而軍志有受降如款大易有安不忘危崇

墉言言其可弛折亦宜鎮以尤若授之廟勝俾述  
奮職而恢遺功外勤撫綏內謹經略使其來不敢  
仰視去不敢及顧永警猛氣無生禍心聳威馴恩  
喬息荒外安固万代術何加焉敢勒銘城隅庶儆  
復隍而光烈不昧銘曰  
韓侯受命志在相易北方之強制以全策亘濞橫塞  
揭茲雄壁如三關龍躍出大洋並分襟帶各閉風雷  
俯視陰山仰看昭回一夫登陴万里洞開日晏秋盡  
纖塵不來時維韓侯方運神妙觀釁則劔乃誅乃吊  
廓乎窮荒盡日所照天乎未黃不策清廟我聖耀德

罷為北門優而柔之用息无元曷若完守推亡固存  
於衰於夷永裕後昆 全唐文

古東周城銘并序

前人

魯昭公三十二年周襄叔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  
衛彪傒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襄違天必受其咎  
異歲周人殺襄左氏明微以為世規俾持顛之臣  
沮其勝氣非所以勵尊王垂大訓也予經其地而  
作是銘

文王受命肇興西土周公作洛始會風雨居中正本  
拓統開祚盛則駮奔衰則夾輔平王東遷九鼎已輕

二伯之後時無義聲大夫長宏言抗其傾坐召諸侯  
靡崇王城雖微遠猷實被令各宜福而禍何傷於明  
立臣之本委質定分為仁不下臨義不問無天無神  
唯道是信國危必扶國成必振求而不獲乃以疾徇  
興止理亂在德非運罪之違天不可以訓弁墮覽古  
慨為遐憤勒銘頽隅以勸大順 呂銜列集

肥城縣修城碑記銘

明李攀龍

漢書泰山郡有肥城縣應邵曰肥子國也城圍六  
里一百步高一丈五尺云蓋巖邑也五領盤其北  
陶山據其西視郡城為外屏為國家分千戶所守

禦其間念至深矣然而覆土身先是邑令方君則  
行築分東南北隅延石而堞之守禦者率疲卒晝  
夜謹斥堠首櫓無遺力而西一隅竟以先勞中  
廢夫城盛也一隅之隙全邑任之何彼此也在昔  
陶山之役勤勤王師今安可使從高臨下而窺以  
不逞之心無論五領之為為踰備矣邑人大中丞  
李公蓋嘗憂之謂今令吳江錢君曰此為不死石  
而堞之即三面雖金湯無益也又何必環而攻之  
屬按察使周公先以參政行部過肥子亦以為言  
而錢君則慮事授司徒量功命日畧基趾分財用

具饘糲三月而集不愆于素堞凡若干所為雉若  
干云攀龍曰肥有陶山之役余蓋猶及見之邑中  
丞自父母之邦守不為小按察使周公慎其四境  
云爾而肥是城有味乎王公設險之義乎與其勤  
勤王師也寧短垣是圖覆土而土堞之如塗塗附  
天之陰雨亟漬暝孰若延石之永逸也是擬守禦  
而徵餘自帑政則錢君欲發與民而已而肥是城  
則依物而偶於政肥之所以有成城也周公名某  
錢君名某中丞公名某云銘曰  
天不可升地險丘陵維休維戚肇自中丞周公居東

于宣于藩匪除于庭而力于原有令知發大物是憑  
綢繆牖戶百堵斯興言鳥厥謀用在不疑匪良執事  
一篲之虧卓彼巖邑何幹何損三人同心乃成此城

滄溟集



